

## 青春岁月



# 无悔的选择

□赵德才 文/图

1980年12月，我高中毕业怀揣着梦想来到了公交，当上了一名售票员。我被分配到了44路内环，开始了我的售票员生涯。

记得刚参加工作时，当时正值三九天，早晨为保头班车正点发出，三点多起床从西直门外的家坐班车到位于广安门的北汽三场，每天早上提前半小时，做出

车前的准备工作。要在五点钟赶到车辆的首末站。我跟着司机师傅一起加水温缸，提着装满热水的大桶，每天要提四五桶，我这个小家伙都觉得很吃力，更何况年纪不小的师傅。每天早晨我们两名售票和司机师傅一起加水、搞卫生，做出车前的准备工作。

当时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的

毛头小伙和小姑娘们为了更好地为乘客服务，下班一起去5路全国劳模刘玉华家里取经，请劳动模范传授服务经验。为熟悉业务知识，下班后步行到每一站周边去走访了解地理环境。去图书馆查看资料、查找更多历史记录比如像雍和宫、台基厂地名由来和北京四九城的历史，宣传文明用

## “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 工地斗法

□尹景昌

“李老太”是名搞工程的女项目经理，本来在施工现场的女人就少，当项目经理就更是少而又少。常年的风吹日晒，使她面色比一般这个年龄的女人显得老些，大家老早就叫她“李老太”，但这并不是戏谑，而是充满尊敬。李老太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个称呼。

李老太马上就要退休了，常年在工地的摸爬滚打，落下了一身病，尤其是膝盖和腰，犯病时走路都难。翠城小区也许是她这辈子最后一个工程了，她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屠经理是工程的电线供应商，身材矮胖，脸上泛着油光，嘴角总是带着深不可测的微笑，为了这个工程供应材料他可没少费心思。

合同签得很顺利。很快第一批满满一车各种颜色的电线就送到了工地，材料员小王在车上每个型号拿下了几盘对电线的规格直径进行了复核，并打开几盘对长度也进行了测量，没有问题，就同意卸车了，数量也一盘盘过了数，很快就签了收料小票，送货人高兴地走了。

过了三天，屠经理接到了李老太的电话让他明天亲自再送一批过来，屠经理心里高兴，但也暗自嘀咕，怎么用得这么快，第一批怎么也用得半个月呀，这才几天，心里想着也没有太在意。

第二天屠经理高高兴兴地又装了满满一车直接开到了工地，当李老太和材料员小王不动声色把他领进库房时，屠经理懵了，这个李老太是在搞什么鬼，这么多崭新没开封的电线不是还堆在这吗！脸上虽然还带着微笑，但隐隐有一丝不易觉察的尴尬。

他强作镇定地说：“李经理，这电线不是还有，怎么，质

量有问题？”李老太也没说话，摇摇头。“那为啥还要的这么急？”“是数量不够。”李老太面无表情地说。

“怎么可能？收料时也测量过，盘数是小王也数过的。”屠经理辩解道，但明显缺乏底气。

“屠经理，电线的国家规范咱们都懂，每盘长度标100米的线99.5米算合格应该都知道吧，你这线一盘多少米？要不咱们打开了都量量？”李老太平静地说。

这时，屠经理油光的脸上已经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太麻烦了，不用了，不用了吧！”屠经理标志性的微笑不见了，脸红得像猪肝。“那你是拉走换新的？还是补齐差额呢？”李老太一如既往的平静。“补差！补差！”屠经理忙不迭地回答道。

问题是怎么发现的呢，原来李老太对每个户型的电线用量都进行了精确的计算，误差能到10米以内，对施工工人进行详细的交底，并按量限额领料，结果刚刚穿了三层电线就发现数量总是超标，就亲自带了质量员、工长一层层实测量，把膝盖的老毛病都累犯了，终于发现是电线长度不够。

过后，小王问李老太，为啥不让屠经理把线都拉走换了或解除合同，李老太说：“首先电线质量没有问题可以用，其次拉走了咱们就没有用的了，势必影响工期，重新签合同更是会引出很多麻烦，老百姓住的房子质量是我的底线，只要质量没问题，其他还是可以灵活处理的。”小王又问道，那为啥让他拉第二批来，又让他拉回去呢？李老太眉毛一扬，得意地说：“也要给他个教训！”

大家哄堂大笑。

语、介绍名胜古迹，搀老扶幼。

当时我们使用的公交车辆是BK6180通道车，车长18米左右，车辆行驶过程中噪音非常大，为提示乘客我们按照线路站牌上的站名分别制作了方便牌，每到一站把下站的站名提前挂在售票台上方方便乘客。我们还为乘客做了方便条，把乘客要去的地方、在哪里下车、倒几路车写在条上。还为提重物及购物的乘客提供方便钩。

在车组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车组先后获得了北京市公交总公司、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授予的先进集体称号。

在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大潮推进，当时的年轻人都不愿意从事这又辛苦、挣钱又少的公交工作，很多人都想方设法泡病假、找理由调离公交系统，但是我始终没有动摇过奉献公交这个信念。

光阴荏苒，今年我工作满38周年了，先后从事过售票员、车辆保养工、检验员，从初级、中级、高级工到技师。从车间工会主席、副主任，到行政后勤人员，也换过很多岗位。明年我将年满60岁退休，我作为一名老公交，始终无悔自己把青春奉献给了北京公交。公交是我无悔的选择！



## 家庭相册

### 父亲是个教书匠

□杨丽丽 文/图

教书匠，是人们对于教师的一种谑称，父亲是一名乡村教师，却很喜欢乡亲们称呼他为教书匠，因为他觉得，一个人要是有了匠心、匠艺，就能做出他想要的成绩。

父亲是一名教师，也是一位好手艺的农民，会种田，会犁地，会修理工具，他的好手艺有时候是在田地里，但大多时候是在三尺见方的讲台上。

父亲的匠心是与生俱来的，他上课的生物钟一时一刻也容不得破坏，总是提前一分钟到达教室，摆好教案，准备好粉笔。父亲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像耕田种地一样，有了锋利的工具种起田来才能得心应手，而教案粉笔就是他三尺田里的工具，容不得一点马虎和差池。父亲对于所教的科目已经倒背如流，但是教案每天都会重新书写，绝不会重复使用以前的教案。他觉得写一遍教案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在寻找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几十年的教学生涯，家里的教案装满了好几箱子，里面的一字一句都见证了父亲的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父亲的办公室里永远都会备有一身干净的衣服，在父亲看来，教师是为人师表的，首先要把自己的仪容仪表收拾得干净利落才能更好地教书育人，不注重仪表那是对知识的不尊重，也是对学生的不尊重。父亲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不管刮风下雨，不管感冒发烧，父亲从没有迟到过一分钟，更没有一次穿得邋里邋遢的站在讲台上，即使在农忙的季节里，父亲前一刻还在田地里挥汗如雨，下一刻就换上了干净的衣服神清气爽的在教室里讲课。

几十年的教学生涯让父亲成了讲台上“种田”的好手，他把粉笔化成了犁田的工具，把那些知识的种子耕种进学子们的心里。父亲的教案里藏着五颜六色的生命，给每个学子安上了飞翔的翅膀。父亲是不知疲倦的陀螺，比夏天的雷雨醒得早，比冬天的雪花开得热烈，旋转在教室的每个角落。父亲还是雨后的春笋，繁衍出一层层知识的绿苗，被学子一茬茬收割又一茬茬复生。

父亲的匠心已经深入了父亲的骨髓，流淌进了父亲的血液，他拥有着一种朴素的伟大，不辉煌、不耀眼，却能轻轻犁开每个学子心灵的冻土，撒下知识的种子，让那些稚嫩的秧苗，在阳光雨露里，健康快乐地拔节生长。

## 图片故事

### 幸福的梦想不遥远

□刘卫 文/图



不知何时起，我注意到巷口一侧搭建起的“家”，七八根立柱整齐地拉扯起杂色篷布。过道本不太宽，又属公共场地和消防通道，肯定有人对此心感不快！

时间一久，我倒见到一些居民常跟棚户的女人叨着话，把不能使用的小电器等堆在一边，还顺便免费送些东西。后来听说，他们是从农村来的夫妻。女的叫翠花，在对面菜场摆了个副食调料摊子。男的叫二柱，相貌虽憨厚，却心灵手巧，几乎啥都会修。二柱白天上门服务廉价揽活，晚上在灯下摆弄着各种小物件，象征性地收点钱。不少居民由此对他们很有好感。翠花每天起得早，把巷头巷尾打扫干净，“近水楼台先得月”，她从居民扔在垃圾桶边的杂物里挑出能用的，余下的整理好，再由环卫工拖走。

我们也是普通市民，崇尚节俭。居家过日子，少不得有东西坏掉。那天，电饭煲指示灯不亮，煮不了饭。妻子心焦，临时没听见骑自行车揽活人的叫卖。情急之下，她想起二柱，叫我把电饭煲拿给他看看。

见我来了，二柱放下手里的活，打开电饭煲的底座，检查线路板。趁这当儿，我看了遍仄透

风的小屋，处处却显示出主人花了心思。二柱不好意思地说，满屋的东西差不多是“捡”来的。床是别人的过期货。一个床脚坏了，找了圆柱头，锯几下，接上去正好。单人沙发换了洗净的旧布料，看上去像新的。柜子上原来的玻璃有裂缝，二柱趁给别人换铝合金玻璃门按尺寸划了一块。平板电视则是五十块钱“买”的。最后我还注意到，平房门楣上还挂着瓶装塑料花，“开得正艳”，二柱苦笑，这是翠花的创意，即使家全靠“捡”，也得装扮温馨些。

再过了一阵，我出差回来，搭建房不见踪影。一位大爷惋惜地说，居委会几次来动员拆违，整治环境要动真格，下达了拆迁通知书。二柱只得动用这些年微薄的储蓄，在街头觅了个小门面，开了“百货修理店”。楼下是工作场所，阁楼上睡觉。这就是外乡人进城创业的真实缩影。对他们来说，家是飘零的，没有根基。翠花却认为，从棚户屋被“逼”到临时租店，朝全家所期待的幸福又进了一步，至少在这个城市安下了家。但愿能把手上的生意做广做强。果真如此，拥有自己住房的幸福梦想不会太遥远，这也是他们不懈奋斗的动力源啊！